



今日西大滩。

西大滩：从贫瘠荒芜到美丽家园

记者 王敏

在宁夏平原与贺兰山交界的褶皱里，藏着一部用铁锹与麦穗写就的史诗。西大滩——这个曾被视作“种植禁区”的盐碱荒滩，70年间经历了从“黄沙窝”到“米粮川”的惊人蜕变。最近，随着宁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晓雁长篇小说《西大滩》的出版，“西大滩”再次走进人们的关注视野。

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今天欣欣向荣的西大滩

01

在马晓雁的书中，有关“西大滩”的故事，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，随着“宁夏移民”政策开始落实，西大滩成为宁夏山区部分百姓安家的地方。马晓雁在书中如实书写了祖父辈、父辈自1984年陆续从隆德县柴沟村向西大滩搬迁的故事，以及柴沟村的乡亲们历时四十年，改写贫穷落后命运的历程。“四十年前迁到西大滩的时候，乡亲们眼中看到的是一幅荒芜的图景，四十年后，乡亲们所在的村庄已成了理想的养老之地。”马晓雁说，如今面貌一新的村子里，人们种大棚蔬菜、种草莓、开鱼塘、修建了幼儿园和游乐园，村里还经常组织各种技术课，并选拔人员出去培训，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。



马晓雁新书《西大滩》封面。

曾经是令人绝望的荒芜

02

就是这样一个欣欣向荣之地，曾经却是一片“种植禁区”。春日的风裹挟着盐碱粉末，卷过西大滩裸露的灰白色地表。1951年的地质勘探报告上，专家用红笔圈出刺眼的结论：含盐量2.3%的盐碱地占全域78%，PH值9.6的白僵土深达1.2米，全年降水不足200毫米——说的正是西大滩。在《平罗县志》的泛黄纸页里，曾经的西大滩有着令人“绝望”的数字和描述：方圆50万亩戈壁中，仅存17棵沙枣树、3处羊圈，野狼在暮色中逡巡，枯死的骆驼刺在风里滚动。春灌时积水漫过脚踝，盐霜析出后结成冰晶，在阳光下折射出刺目的白光；夏日的风沙能将帐篷连根拔起，冬日零下30℃的寒潮里，连最耐寒的沙狐都蜷缩在洞穴深处。说起西大滩，曾走访过多位参与西大滩垦荒者的宁夏作家协会会员、石嘴山市作协副主席王淑萍很有感触，她将了解到的那段历史，写进了自己的文章——西大滩的“滩”，是“春天白茫茫，夏天水汪汪，风吹沙石跑，遍地不长草”的茫茫戈壁滩，一年四季，风里摇曳的，是白刺、芨芨和蒿草，滩里奔跑的，是黄羊、野狼和猪獾。“你听过白僵土吗？就是一种透气性差、PH值高的土壤，是难以治理的土壤类型之一。西大滩的土壤，就是白僵土，人们看到的，就是这样令人绝望的荒芜。”王淑萍说。

荒原上的第一茬庄稼

03

这片荒芜土地，在1952年迎来转折。当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五千官兵开进这里时，他们肩上扛的不是钢枪，而是铁锹、十字镐和柳条筐。那年9月27日，这片荒蛮寒苦的土地有了自己的新名字——国营前进机械化农场。官兵们开始在荒滩上筑路修渠、开荒平地、翻盖房屋，硬是凭着自己的双手和最原始的劳动工具，在这里种下了荒原上的第一茬庄稼，蛮荒千年的西大滩，终于有了绿色的希望。而这些拓荒者住的，却是“冬冷夏热”的地窝子。所谓“地窝子”，就是在荒滩上，挖一个个方方正正的“小土盒子”，一般会朝南留个口子，就当是进出的门了。门上没有门板，只有一块破布帘子遮挡风沙。“窝子上架几根木棍，木棍上铺些麦草，和上泥土就是房顶了，土炕上铺着蒿草，睡上去咯吱作响，还时常有跳蚤出没。”王淑萍说，自己认识一位快九十岁的老人，他曾住过西大滩的地窝子，老人回忆说，“为了挡风，睡觉时头上遮一块麻袋片。”

不懈努力的拓荒者

04

如今，当年第一批开拓者的工具静静地陈列在宁夏农垦博物馆里：带着豁口的镰刀刃上写着昔日的辛劳；木质扁担被汗水浸出深褐包浆；1953年的工分簿上，“张永福，日挖排碱沟12.3米”的墨迹早已被时光晕染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墙上的历史资料：战士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开垦。每人每天挥锹3000次，将重达1.8吨的盐碱土肩挑背扛运出农田。第一代军垦人独创“深沟排碱法”，挖出深1.2米、宽3米的排碱沟2.6万条，相当于从银川到北京挖出三条人工河。后继的力量也像一股股春风般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涌而来，从1959年5月开始，一直到1965年9月，先后有近7000名来自浙江、北京、天津以及银川的青年们，加入了建设西大滩的行列。“1965年时到来的青年，已经能看到阡陌纵横的农场了，但西大滩实在太太荒，对当地人来说，十多年的农业建设已让这片土地大为改观，但在初来乍到的知青们眼里，依然是白茫茫一片大地，很荒凉。”王淑萍说。

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

05

1972年的卫星地图上，西大滩出现令人惊异的色块变化：深褐色荒漠中已出现2.8万公顷绿洲，排碱沟如银色血管贯穿全域。这年秋天，在一代代农技人的努力下，终于让PH值降至7.4的土壤里结出了西红柿；由京津知青带领的林业队，让沙枣、刺槐、新疆杨构成的三道防护林锁住风沙，林间野鸡、灰鹤重新现身……2003年，西大滩水稻亩产突破650公斤；番茄种植园延伸至沙漠腹地，深红色的果实让人垂涎；空中，无人播种机在北斗导航下划出笔直线条。在今天的平罗县，人们已经很少提起“西大滩”这个名字了，更多的是对“翰泉海”的依恋，春秋时节的平罗县翰泉海水域，湖泊沙丘相连，群鸟齐飞。谁能想到，这里也曾属于那片荒无人烟的盐碱荒滩。荒地造林，为西大滩披绿，昔日的盐碱地“长”出了新绿，这里，是人们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。